

詞詞
壇家
紀辨
事證



詞家辨證

李良年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詞家辨證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李良年輯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詞家辨證

清 嘉興李良年武曾著

茗溪漁隱曰。小說紀事亦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詞一詩。蓋亦謬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湘山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謂是陶如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又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如此甚衆。殆不可徧舉。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于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于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脫。氣壓王子猷。蓋東坡詞也。張文潛詩云。亭亭畫舫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誦之。不知其出于東坡也。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欽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詞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

意以填其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雲橫鬢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東坡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王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未具能記。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漁隱曰。漫叟所載本事詩云。錢塘老尼能誦後主詞首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

南唐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菖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閒。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暗。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若溪漁隱曰。元宗嗣位。李璟常作此二詞。今以爲後主作。非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忘朝廷。其愛君之心。末句可見矣。漁隱曰。衆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弟子由。故後句云中。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

疑是倖錢塘作。子由時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青鎖高議海山記云。隋煬帝泛東湖。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按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李德裕鎮浙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據此。則隋時初無此調也。且曲詞略不類。隋人語。因留此一闋。以祛後人之惑云。詞曰。湖上柳。烟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煖風時。幽意更依依。

茗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離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畫冊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沈海。觀諸君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作。又八六子。倚危臺。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浣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黃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花中奇絕。爲晁次膺作。皆非也。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了面。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自是二首。故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

爲一首則誤矣。

王銍默紀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初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托。攜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學簾錢時也。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詞譏之。愚按歐公詞出錢氏私誌。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此詞不足信也。

高文惠妻與夫詩曰。今來織成襪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履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詞末云。夜深著輜小鞋兒。靠著屏風立地。輜兩蓋古今字也。小詞用毛詩字亦佳。

偶于友人處見念奴嬌一詞。鴛幃睡起。正飛花蘭徑。啼鶯瓊閣。對鏡梳妝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一自仙郎眉梢眼尾。屢訂西廂約。牆花拂影。獨眠何事如昨。誰憐潘果空投。賈香難與。更紅箋誰託。帶眼輕攢。須看取。楊柳腰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著。何時嘶見。得償今朝蕭索。又孤鸞一篇。蝦鬚初揭。正寺月停鍾。霜風鳴鐵。懶自妝梳。亂挽環兒翠滑。追想昨宵。瞥見有多少動情難說。枉在屏風背後立。嬌羅襪。聽玉人言去。苦難說。任樹上黃鶯。歌遣離別。強欲排餘恨。反寸腸悲裂。試使侍兒挽住。想未離畫橋東折。傳道行蹤已遠。但垂楊煙結。二詞俱工。不載作者姓名。後觀詩畫類編。乃元之自敘夢中所歌。而不自載其姓。後有跋亦以諸詞出于假托。而自稱全邱道人。如此兩人。文藻雖優。一何曖昧。

從來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陸雪窗名不甚著。其瑞鶴仙春情末云。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卻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迷離婉婉。幾在周秦之上。今悞作歐公。非是。

梨莊曰。虞山詩選云。夏桂洲喜爲長短句。詩餘小令。草藁未削。已傳播都下。互相傳唱。沒未百年。花閒草堂之集。無有及公名氏者。求如前代所謂曲子相公。亦不可得。大約花閒草堂。亦宋人選集之偶傳者耳。此外不傳者何限。況并不入選中。則佳詞滅沒。又不知其幾矣。黃俞邵所藏桂洲詞本。甚有可觀。但不傳于世。故人無知者。予欲專梓之。以公同人。

梁溪漫志云。程子山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余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東坡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縈乎。然觀閒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所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余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于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才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聞他詞。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豔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娥繞羣仙。又云。爭解繡勒香韉。又云。鸞輅駐驛。又云。肆華筵。間作翠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倒盡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貽悞後人。是不可以不辨。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詩詞傳世雖少亦閒見文蘊等編葉石林詩話誤以爲揚州人魯直答清老寒夜三詩其一引牧羊金華山黃初平事言之蓋上世亦出金華也近覽智者草堂所藏張公翽青溪圖有秀老手題臨江仙一闕後書金華俞紫芝不知石林何故悞也此詞世少知之錄于後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回水輕墨澹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卻重來

于湖玩鞭亭晉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悞詞皆奇麗警拔膾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江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天赤笑老奸遺臭到如今留空壁邊書靜烽烟息通輶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聖明無敵戲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爲龍爲匹看東南佳氣鬱忽忽傳千億嘗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字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

歐公小詞閒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一卷其間多有與陽春花閒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詞二百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首題東坡序八九語云散落尊酒閒盛爲人所愛詞雖小技其工有取焉者詞氣卑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證詞之僞

新來塞北傳道眞消息赤地居人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維師尙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

歸來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又有小詞亦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修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西江劉過京師人詞。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實。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甯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眞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斯題。何得預置其曲耶。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孤丞相假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喜歌之。予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其隻眼也。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有缺月挂疏桐等句。山谷以爲不喫烟火人語。詞學筌蹄強爲之解。皆未得其故。余載人品藻中。昨讀野客叢書。又云。乃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鄰。溫謂人曰。此吾壻也。一夜坡吟咏間。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女逾牆

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遂寢。其女不久卒。葬于沙汀之側。坡回爲之悵然。故爲此詞也。梨莊曰。此言亦非。似亦忌公者。以此謗之。如階下簸錢之類耳。小說紕繆。不足憑也。南渡後。有題聞笛玉樓春詞于杭京者。其詞云。紅樓十二春寒惻。樓角何人吹玉笛。天津橋上舊曾聽。三十六宮秋草碧。昭華人去無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聲落盡短亭花。無數行人歸未得。其詞悲感悽惻。在陳去非憶昔午橋之上。而不知名。或以爲張子野。非也。子野卒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宮秋草碧乎。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個瑤灣小仙子。此時奪卻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周美成寒食應天長詞。條風布暖。飛霧弄晴。池塘徧滿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沈沈暗寒食。今本無條風至。正是二十字。又過秦樓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誤作京浴。

草堂詞話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作。今刻本往往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粘改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題歎恨。山谷詩。遠水粘天。吞漁舟。邵博詩。老灘聲殷地。平浪勢粘天。趙文昇詞。玉關芳草粘天碧。嚴次山。

詞粘雲紅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浪天粘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安詞。暮烟細草粘天遠。粘字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語也。

筆談曰。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云。張泌所爲。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云。近世謂小詞起于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娘一曲。望江南又曰。近傳李白製。然觀隋海山記。記中有望江南調。卽煬帝世已有之矣。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魯直所作。蜀人石耆翁言。而莫少虛壯氣詞也。少虛又有浣溪沙詞云。寶釵湘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雨。萋萋又云。歸夢悠揚見未眞。繡衣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新雋。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章。今人鮮有知其作者。

有菩薩蠻咏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豔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

石曼卿號蒼美城主。

宮袍

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妝。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采。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同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著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

升庵曰。小詞如周美成惜惜坊曲人家。俗改曲爲陌。張仲宗東風如許惡。俗改妒花惡。東坡玉如纖手嗅。

梅花俗改玉奴。孫夫人日邊消息空沈沈。俗改耳邊。所以書貴舊本。

山色有無中。歐公咏平山堂句也。或爲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公短視故耳。東坡爲公解嘲。乃賦快哉亭詞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記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烟雨不能也。然公起句是平山閣檻荷晴空。晴空安得烟雨。恐東坡終不能爲歐公解矣。

蜀亡花蕊夫人隨孟昶行至葭萌驛。題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絲絲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竟。爲軍騎促行。只二十二字。點點是鮫人淚也。及見宋祖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足愧鬚眉矣。乃有無名子戲續之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不惟虛空架橋。亦且狗尾貂續也。又按鐵園山叢談云。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主王衍歸唐。半塗遇害。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蕊夫人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諫。昌陵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

亂鴉啼後。歸興濃于酒。蘇叔黨詞也。或云。江彥章在京師作。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者遷之于永。

趙秋官妻書岐陽郵亭武陵春云。人道有情還有夢。無夢豈無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夢怎教成。昨夜偶然來夢裏。鄰笛又還驚。笛韻淒淒不忍聽。總是斷腸聲。此詞一作連倩女寄陳彥臣作。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名。後人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

朱竹垞云。庭院深深一闌。載馮延巳陽春錄。刻作歐九。誤也。

王弼州曰。楊用修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闌。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予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滴恩。爭能徧卻及千門。三千宮女如花面。幾個春來無淚痕。輒低回嘆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升庵曰。詞名搗練子。卽咏搗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常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闌。其雲鬢亂一闌云。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曉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頰。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闌云。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吳虎臣曾能改齋漫錄云。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徧。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待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云。小桃枝上春風早。

初試薄羅衣。年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重攜。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爲小王都尉作。非也。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甯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池沁水林。又李義山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九返丹者。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仙女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臯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遊武當山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于崖上。未知孰是。

王通叟觀官翰林學士。常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個醉。酌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皇以爲媒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太白應制。非也。一云。宣仁太后以其近襲。謫之。

周晴川作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朱竹垞云。按十六字令。卽蒼梧謠也。張安國集中三首。蔡伸道集中一首。其首俱以一字句斷。今本訛眠字爲明。遂作三字句斷。非也。是詞見天機餘錦。係周晴川作。今相沿刻美成。然片玉集無此。其不係美成明矣。

陶穀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

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貴。後用以創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蕩苑卮言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云。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今郡治有鶯花亭。因此詞取名。宋吳虎臣云。少游千秋歲詞。在衡陽與孔毅甫作也。詞云。憶昔西池會。言在京師與毅甫同朝。敍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言處州非也。

耆舊續聞云。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冷。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真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值。于几案閒見其詞。驚賞不已。遂書于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旣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作。非也。正如詠摺骨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藁本于公家。今于湖集迺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于扇故也。

